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2500年前，木匠祖师鲁班，在一股脑儿发明锯子、铲子、凿子、刨子、石磨、云梯等伟大工具的同时，也一直在研究战争武器、杀戮机关以及种种不可思议的致命暗器。

《鲁班的诅咒》，带您见识鲁班设计的那些千古难破的杀人武器！

翻开本书，坐稳扶好，杀戮机关，一触即发！

5

长篇小说

圆太极 著

鬼斧神工
大结局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LITERATURE AND
ART PUBLISHING LTD

历史上真实的鲁班，不仅是木匠祖师，也是暗器与杀戮机关的祖师爷。

鲁班的诅咒

圆太极 著

5

鬼斧神工
大结局



江苏凤凰文艺出版社
JIANGSU FENGHUANG WENYI CHUBANSHE
01074821000



读客® 知识小说文库

读小说，学知识



ISBN 97875157

目录

第一章 水宝定西南，鲁天柳解开身世之谜 / 1

雨停了，泪却流下。当完全解脱放松之后，便是感情的宣泄。悲戚的鲁天柳想起了太多太多，有人，有事，有过去，有现在。老爹没了，家没了，自己该何去何从？

关五郎爬到鲁天柳身边时，她已经站在一块突起的平石上，婆婆的泪眼静静注视着西南方向的一个岭头。那顶上有棵柳树，枝繁叶茂，独立摇曳。

“去哪里？”关五郎问。

“或许……”鲁天柳缓缓抬起手臂，朝着一个方向指去，“或许我该去那里，我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
第二章 屠龙匕被盗，朱门长身陷锢魂绝气台 / 43

《理余百葬法·恶葬》中有：“遇凶尸恶魄，可铅铸为棺，红蜡定封。极凶者，尸入铅棺后，盖棺再铸，盖、身铸合为定。”

四根红晶珊瑚铁打制的暗红色锁链，将无缝铅棺悬挂在骨架上。这红晶珊瑚铁是海底火山喷发，熔岩与珊瑚聚合熔炼而成。茅山法术中就有用红晶珊瑚铁空悬尸身，不沾百气，以绝尸变的做法。

晦骨为架，铅铸为棺，盖、身铸合，晶铁悬空，这是灭绝魂魄的葬法。朱瑱命又暗自盘算了下自己走过的台阶数，总共有三十三节。而悬棺离土在三尺三的样子，台顶平面三丈三左右，难道这是传说中可以锁灭三魂的“锢魂绝气台”？

第三章 决战仙脐湖，

“鬼骑羊”大破“奔射山形压” / 109

一大片白色从草坡顶上铺盖下来，无声地，快速地。

大高个子站位最靠顶子，所以最先看清那片白色是羊群，卓客维长毛羊。这种羊的特别之处是羊毛特长，一般剪毛时都要超过两尺，这么长的羊毛生长中都自然卷曲成团。另一个特别是羊毛质地特别坚韧，用此羊毛结绳可勒奔马。

面前的只是羊群不是狼群，可大高个子还是一动都不敢动。因为他看出这羊群和平时的绝不是一回事。首先是这羊跑得太快了，他从没有见过有羊可以跑这样快的。还有就是羊身上在冒着烟，很淡很轻的烟。

第四章 阴世更道，通往天梯山的死亡之路 / 165

梦是从脸颊触及的黑色石面延伸开的，沿着两条岔道一直向前。于是在其中一条岔道上，他看到一座地府中才有的阴森宫殿。在宫殿里，刀光烁烁、魂魄纷飞、血肉成渣。鬼哭魂号惨不忍闻。而那刀，是在一个高大的黑色恶鬼手中。

世人传说阎罗第八殿下有碎剮小地狱，操刀之鬼叫“利剮生”，是个高大的黑色恶鬼。

梦中的恶鬼长发遮面，隐约露出一对雪白獠牙。恶鬼似乎也觉察到了鲁一弃的存在，慢慢回头望过来。獠牙颤动，这是在笑，无声地大笑。

第五章 金顶寺：朱家最后一步棋 / 217

刘之守介绍，此地虽然热闹，却不是藏地府制中的镇子。只是因为此地往南是产金之地，往北是产玉之地，往东又有仙脐湖周边的好牧场，所以最早此地为盗匪集聚处。数百年前一群喇嘛赶跑盗匪，在此处建下金顶喇嘛寺。因为有天梯山的神奇传说，此处便成为一个信徒朝圣的所在。人气聚拢，逐渐演变成一个金、玉和牲口的大集市，但这里却不属官府统管，它真正的主人应该是寺里的活佛。

金顶喇嘛寺其实是叫“达诺寺”，但因为其间有一座高大白塔，塔顶七层幢架全是用十足黄金铸成，所以藏民们都叫它金顶寺。

第六章 五行天宝现身，鲁一弃舍身定凶穴 / 269

山脚下，正南为“金乌逐玉兔”的坎相，西面为“六阳旋照”的坎相，东面为“星明汇日流”的坎相。而在山上，有鲁一弃挟带至正天宝，宝气腾炫。无意之间，这四处功用合为一处，便形成一个可以改变世运国命的至阳大局，叫做“宝阳颠锁阴凶”。此局只在上古奇书《帝经脉衡择》中有过写录，亘古至今，只出现过一次，便是姜子牙火攻朝歌城，以此局将商纣命运彻底颠覆。也正因为有了此千古奇局，与“天”宝千年相衡，已经隐匿于天梯山山体中央的阴脉凶穴被逼迫而出。

尾声 / 315

离开雾雾中又多出几许血腥的天沟时，朱悟心望一眼以石影水印伪制的宝构门户，再望一眼茫茫翠绿连绵起伏的崇山峻岭。山岭的尽头是天边，天边的尽头有一抹缥缈的浮云。宝构就在这延绵至天边的山岭中，天下能找到它的只有鲁家后人。可天下又有谁知道鲁家的后人哪里？或许他们就是天边的那一抹浮云。

第一章 水宝定西南， 鲁天柳解开身世之谜

雨停了，泪却流下。当完全解脱放松之后，便是感情的宣泄。悲戚的鲁天柳想起了太多太多，有人，有事，有过去，有现在。老爹没了，家没了，自己该何去何从？

关五郎爬到鲁天柳身边时，她已经站在一块突起的平石上，婆婆的泪眼静静注视着西南方向的一个岭头。那顶上有棵柳树，枝繁叶茂，独立摇曳。

“去哪里？”关五郎问。

“或许……”鲁天柳缓缓抬起手臂，朝着一个方向指去，“或许我该去那里，我是从那里来的。”

无影杀

夜雨又起，将悟真谷中黑瓦白墙的小镇完全包裹在黑暗与混沌之中。但鲁天柳的目光依旧明亮，思维仍然清晰。

镇口坎面的巨大石碾已经不见，现在是一个和蔼的秃顶老头。但老头施加给鲁天柳的无形压力比石碾要沉重许多。

“呵呵，丫头，糊弄我就免了吧。是我启了水磨隔石，你才脱出碾鬼磨。没我那枚袁大头，你怎能出‘四分五裂’道？还有‘迭步巷’‘川流不息对合子’‘三断旋斩桥’、八十四旗柱上的鬼婴，没我卸弦哪道坎子你能过？所以真人面前不做虚，还是把东西拿出来吧。”秃顶老头很絮叨。

“哦！碾鬼磨。”鲁天柳明白了。对家知道双碾槽的缺儿所在，所以下面加设一坎，让躲过双碾槽的闯坎人自投死地，钻进专门磨人的水磨。磨盘一转，人成碎末。磨口一开，碎末冲走，只黏附下厚厚人油。

“您老真是个好人，回去后我备大礼来谢你。”

“你得到的东西就是大礼，把那个给我就行。”老头很固执。

“喏，我在里面采了支花，你要吗？”鲁天柳从发髻上拿下那支小花递向老头。老头眼光中瞬间闪过蛇一般的凶毒，这眼光正是她在裂石中感觉到的。

“你要没拿到东西是不会急着往外面跑的。但东西不给我，你跑不出去。”老头说。

“我护着你冲出去。”站在鲁天柳身旁的周天师拔剑奔老头而去。

鲁天柳把花枝插回发髻，她没有等待周天师杀出一条路来，而是趁这机会转身往回跑，她想另找一条出镇的路。因为这小镇的布局，无路不一定就是死路。

其实刚才经过四分五裂路口时，鲁天柳就已经看出屋顶间的差异。那里有一座房的房顶多出两道横架，屋檐猫头倒隼固定。这样的屋顶承重大，瓦片不下滑。很可能是对家的暗活道。

鲁天柳判断得没错，那屋顶的确有活道。她往里闯时，脊兽般的鬼婴就是在那屋顶上偷视她的。但现在这条道没法走，因为有两个人守着，两个都曾差点杀死她的人。

屋顶上站着打伞的人。鲁天柳试图冲出鬼婴壁时就发现，这人雨伞遮掩下的躯体上竟然没有头颅。正因为这样，那次鲁天柳受到的惊吓要比实际攻击厉害得多。后来这人明明被激流冲走，现在却又出现在这里，这让鲁天柳更加断定他是鬼不是人。

街上还站着之前偷袭了鲁天柳一掌的黑胖子。他的气势沉稳如岳，仿佛连目光都能够给人如锤的重击。很难想象，这人偷袭时竟然可以快如闪电。

鲁天柳放慢脚步的同时，觉察到那两人的气息十分紊乱。很奇怪，他们两个似乎比自己更紧张。

的确，当一个被自己杀死的人毫发无损地出现在自己面前时，谁都会紧张。黑胖子的自信已经荡然无存；打伞的人心中惧意更甚，因为鬼婴壁竟然也没能留住她。

“柳儿别怕，我们来了！”是鲁盛义，他带着关五郎、俞有刺从上个街口奔来。

随着一个黑影低空掠过，另一个声音在四分岔道那边响起：“哎，余把子，你可记得还我酒，用我的酒给那些鬼娃子洗了澡，真是可惜。”是红眼八哥和水油爆，后面跟着祝篋匠。他们无法越过湍急的深沟，另外找路绕过来的。

“那还叫酒，味道跟醋似的，回去我还你缸镇江醋，让你也洗个澡。”俞有刺回道。

“我那就算是醋，也不是镇江醋可比的。昙花蕊子酒加浆果捂沅醋，腐尸遇之则干，干尸遇之则化，要不怎么能驱走那些鬼娃子。”水油爆赶紧辩驳。

“那也是靠老祝做的竹喷筒，要不你那酒加醋也射不过河。”

就在此时，周天师和秃顶老头也从鲁天柳身后赶上来。两人呈犄角状，都离她有十步左右。鲁天柳感到很奇怪，这两人非但没有拼个你死我活，反倒相伴过来围赶自己，自己真就那么重要？

“柳丫头，把东西给我，我能带出去。”周天师的语气和神情都很诚恳。

“谁都出不去，除非把东西交给我。”秃顶老头眼露凶光。

“别听他们的，跟我走。”水油爆身形扑朔，恍惚间就已经绕过黑胖子，站在距离鲁天柳十步远的位置上。

三个气度迥异的老头呈三角状将鲁天柳围在了中间。

红眼八哥在头顶盘旋了两圈，然后轻巧地落在水油爆的肩头，不停抖转着脖子，机警地注意着周围情形。

“不要跟着他，此人来路不明，非魔即盗。”周天师是针对水油爆而言的。

“诋毁我！把我拿的天师令看作你家祖宗牌位一样贱……”水油爆对周天师大爆粗口。

周天师没有因水油爆的谩骂乱一丝心性：“凭你的身份道行，不必把自己搞得如此下作吧。”

水油爆笑了，笑声有些怪异：“嘿嘿！你知道了？知道太多会死的！”说着话他便往周天师靠过去。

顿时，鲁天柳感知到一道激荡汹涌的无形气流，让人肌寒、心寒。

“别强撑了，你的人不会来。”周天师没有慌乱也没有擅动。

“是你在挂发峡中让一个徒弟回头，将我的人骗走了对吧？”

“猜对了。可惜呀，你那天想要追他却没来得及。”

“要没有黄大蟹碍了手脚，你那妖娃子跑不掉。”水油爆渐渐挺直身板，显出一种非凡的气度，与之前猥琐邋遢的老厨工已经判若两人。

俞有刺听水油爆提到黄大蟹，心中一颤。但他们的话没有明说，而此时自己又不适合插嘴询问原委。

“是呀，不过我徒儿一走，不但你的人来不了，而且还能带来我的人。”说到这儿，周天师语气间略带出些焦躁。因为按他的计划，自己的人早该到了。

“真把这里当什么了。只怕是有心来，无路可入，有心走，无命可出！”秃顶老头傲然插入一句。

“有路，运物留道，百里草坡。”水油爆说。

“百里草坡？”秃顶明显没那么有底气了。他很清楚，此地建造之初为了方便运送器物、材料，曾沿山绕岭修凿了一条光滑石道。后来石道废弃，便撒上草籽，长成密密草坡。

水油爆没理会那老头，而是朝周天师侧转过身：“我没人，你有人，但你要是死了，你的人又能成什么事？”说完水油爆后退一步，上身倒斜，双臂呈前后拉弓式。这招式是要全势杀出，一击毙敌。

秃顶老头看出来，这是个鹬蚌相争的局面。

可没想到的是，水油爆突然顺着斜身的态势极速倒退，步法快而隐蔽，就像是疾风刮过。

秃顶老头毕竟是为数不多的高手，错愕之间的他虽然没来得及辗转身形，但一双手却是抢在水油爆前面。

秃顶老头的右手很黑，像刷了面酱的烤饼，左手很白，像刚上蒸屉的米粉糕。这是江湖失传数百年的绝技“阴阳搜魂手”。“右阴搜十八层魂散，左阳搜九重天魄裂。”只要被这双搜魂手按上，不管下地狱还是上天堂都会是极度痛苦的。

水油爆没有躲，而是抢先转了身，同时向秃顶老头挥去他拉弓式的左臂，就像要摸一把老头的秃顶。

秃顶老头也没有躲避，他知道，自己的双手按不上对方的身体，对方也一样碰不到自己。除非对手的手臂能突然变长……

很清晰地，老头脖颈间闪出一道红线。紧接着，老头的头颅机械地朝后一仰，那红线便迸张开，扇形喷洒出漫天血雨。

手臂无法变长，但武器却可以拉近两者间的距离。面对杀人武器不作丝毫的退让，是因为他根本看不见这件杀人的武器。

水油爆手臂前方凭空有一处浓艳鲜血，形状是剑头。鲜血一沾即落，那剑头便又消失了。

一把无形的剑！不，应该是一把透明的剑。极度的纯净透明，就会让人无法发现它的存在。

黑胖子和打伞的无头人被这一杀惊撼了，他们不自觉地退移几步，将守住的通道让开了。

“无影水晶剑！”周天师更是发出一声骇然惊叹。

“是的！无影惊鬼神，晶莹祛秽魅。”水油爆不但气度发生了变化，连语气也显得威严冷峻。

“掌教天师到底怎么了，龙虎山镇教之宝怎么在你手中。”周天师惶然、好奇，却并不焦虑。

“呵呵，原来你并非全都知。怪只怪你带艺入我天师教多年，只爱在阅微堂查看典册，寻找线索。要是你多接触点行术道法，也不至于连‘融形换魂’都不懂。”水油爆此时言谈已然一派宗师。

“‘融形换魂’！我知道你是谁了！难怪！”周天师一点即悟。

“融形换魂”是龙虎天师解救鬼魔附身的一种技法。是用融形丹易容，将自己化成被鬼魔附身人的模样，并且在形态、动作、声音上也都模仿得惟妙惟肖。然后与被附身的人同睡，诱鬼魔上天师之身，将其封在体内用丹气内火毁了。

融形丹是元代时洞庭百变轩轩主钱百相传予龙虎山的，简单易用，装扮后可以乱真。至于模仿神态声音，虽然也有技法传授，主要还得靠天分。

假水油爆的易容、模仿到了极致，就连周天师都未曾辨出真假来。龙虎山有谁能有如此本领？鲁天柳灵光猛然一闪，从这个冒牌水油爆的背影、气度，以及本领道行来看，他很像是天师教的掌教天师。

鲁天柳的猜想很快得到证实，冒牌的水油爆拿起一个酒瓶，倒出些酒水在脸上抹了几把，于是胡须变黑，皱纹舒展，就连脸形都变得净瘦，仙灵之气尽显，真的就是仙风道骨的天师掌教。

不但面容变了，连声音也迥然不同：“其实你刚到龙虎山后，我就散了天师帖查你的底细，结果你的根儿极净，没一丝牵绊黑底。所谓欲盖弥彰，这样的底子反更加可疑，江湖云‘挟高艺者无来处必有其图’，此话很有道理。”

“所以天师教对我提着戒备，阅微堂中我没找到点滴有用的东西，类似你带来的木八卦是绝不会让我有机会接触到的。”周天师也恍然了。

“教中叵测之人不止你一个，戒备也不是对你一人。”

“鲁姑娘带来的黄绫，你已辨出十二字的含义，分八路让我们出去探寻，只是想把我支开，然后你才可以放手布局行事。”

“也不尽然，其中含义我多少知道些，不过也未曾全解。要支开的不是你，而是你们。只是没料到，你回转得那么快。要不是你悟性奇高，就是得到什么高人指点。”

周天师在回想，被派出的几路人，平常都是掌教看重的门人，包括自己。谁能料到，其实这些人都是掌教的防范对象。周天师心中暗自打个寒战，掌教天师的城府和用心让人佩服，更让人胆战。

“掌教知道了真相为什么不直接来取宝贝，反而要去太湖边等我们？”鲁天柳觉得很难理解，便插嘴问了一句。

“所有的真相、线索都只是碎片，就如同念珠上的一颗颗珠子，需要一根绳线将他们串起来，而这根绳线只有你鲁家有。”掌教天师转头回答鲁天柳的问话，满脸慈祥和蔼。

“原来如此！我终于明白了！”周天师发出一声感慨。

“你明白得晚了。说实话，对你的底细我原先也找不头绪，不过你也忒托大了，竟然连姓氏都不变，这周姓以及你的独特道法，终于让我想到一个几百年前的异人。扶明二散仙，刘基与周颠。刘基扶持朱家直到仙驾归去功德圆满，而周颠却半路隐退，说是归于庐山，朱家皇帝后来多次派人前去寻找都未见。”

“他知道朱家依宝得天下的秘密，不愿为逆天之事。”鲁天柳又插了一句。

“过去我也这么想，可是老周的到来却说明此事并不尽然。”

辨魍魉

掌教天师接着说：“颠仙除了知晓朱家宝贝的秘密外，定是通过什么物或事窥到其他天机。他躲起来寻探其他宝贝只是兴致之举，未想以宝有何作为。问题是他将其他宝贝的秘密多少传了些给后人，三世修仙体，难保不出盗贼身。他这些后人难抵位极天下的诱惑，只是苦于颠仙所遗线索不足以寻启出宝贝，要不然早就是天翻地覆又一场人间大乱。”

“呵呵！”周天师发出一阵干笑，“张传道呀张传道，你总揭着我底儿说，是想掩自己实心性吧？我想我还不至于那么不济，一下便让你疑到根探到底。”原来掌教天师的名字叫张传道，这倒是鲁天柳第一次听到。

“可不可疑还是在你自己。不说以前，就从太湖往江郎山走的一路，你的安排布置就暴露出你很懂行军打仗这一套。道家之人懂行军打仗的，从古至今也就刘基、周颠几人而已。”

鲁天柳接上了话头：“过挂发谷时，大家按序循风筝而走，最多是相互间会有距离和先后的差异，可是你和你的徒弟、童儿却在位置上有了变化，这说明你们在蒿草丛中有过动作。”

“的确如此。”掌教天师重又接过鲁天柳话头，“其实在进到蒿草丛中之前就已经动过了。往江郎山那一路，他安排自己两个童儿断后，就是引他自家人跟来。当我们突然改变路径，从过天渠逆流而上后。他便与尾着的自家人断了联系，于是利用挂发谷的特殊环境让一个童儿脱身而出，被我和黄大蟹撞见便暗中杀人灭口。幸好我躲得快，又假装昏迷。他们以为我没看到什么，这才没对我继续下毒手。”

“你们……”周天师才蹦出两个字，就立刻被伶牙俐齿的鲁天柳给

憋回去。

“我们进入养尸地也在你筹算之内。表面看是你有气量不与篾匠大叔争执，其实是另有用意。当时只有你的徒弟没被困住，一夜一天时间能帮你做好多事情。”

“是的，他从越过笛竹时就已经盘算好，让他徒弟偏走在一侧，留下八个人走在养尸地中央。柳丫头，记得我曾问过你，七男一女可成什么局吗？”

鲁天柳点点头。

“七男一女布‘八仙定邪位’，为镇鬼之局。可同样是七男一女的‘钟馗嫁妹行’，却是诱鬼之局。钟馗嫁妹，六鬼随行，养尸被笛竹镇压，能出土为凶全是因为这诱鬼的‘钟馗嫁妹’局。而他徒弟则可以借这机会先往里转闯，寻找路径，接引援手。”

“对付养尸日煞你根本就没考虑用纯阴血，因为你已经算到太阴日、阴雨天，日煞之力不足以脱身。而且用纯阴血的话，反会被质疑前一夜为何不用此术。”鲁天柳说完看了掌教天师一眼，掌教天师赞许地点点头。

周天师脸色一阵青一阵白，已然失去一个道行高深天师应有的镇定。

雨下得越来越大、越来越密，虽然击打在屋顶上没太大声响，但沿瓦槽流下檐头的水帘却是“哗哗”声一片。

就在此刻，小镇外不远处的草沟中，“天生杀”和草坡上偷人的那群高手遭遇。没有喧嚣和叫喊，只有兵刃划空的风声和撞击声、运气发力的闷哼声、砍切肉体的破裂声。虽然血肉横飞，却很是沉闷。

小镇外的树林里，那群仿佛戴了鬼脸的动物骚动起来，不知是草沟中的搏杀让它们嗅到血腥气，还是其他什么地方正在孕育着的巨大危机……

“我想，他的徒弟还是有收获的。遇到‘竹节蝙’后，他没跟我们一起走，却也毫发无损地到了这里，我估计是他徒弟留下了什么指引。”鲁天柳与掌教天师一唱一和的剖析还在继续。

“坎扣之道不是老周的强项，但他那徒弟却是山东福安连窍阁的出身。估计他徒弟是将已经走过探明的路径通过蓝羽鹦鹉告诉他的，所以

柳丫头你进入镇子后，他便尾在你的后面了。也正是因为有你在前面趟坎子，所以不精通坎面的老周也能跟在后头无惊无险地走到最里面。”

“不对！”周天师的脸色变得阴黑，暴喝一声的同时将鞘中雪花磨纹剑猛然拔出一半。

“咦！不对！”鲁天柳的声音没有周天师的高，但她语气里的惶恐紧张让所有人都把心提了起来，“有很多东西要冲过来了，快走！”鲁天柳感知到一股山崩地裂般的无形压力。

最后“快走”两个字被长长的嘶嚎声淹没了，嘶嚎是树林里如同戴了鬼面的野兽扣子发出的。同时，有鼎沸的人声朝小镇奔来，其中还夹杂着奇怪的哨音和怪啸，像是某种信号。

“我的人到了！”周天师脸色一展，然后缓缓将还有一半在鞘中的雪花磨纹剑全部抽了出来。

黑胖子也变得兴奋，因为他从那些声音中得到自家援手已到的信息。

“快跑！”鲁天柳这次的喊声有些声嘶力竭，然后再不管顾，转身直往五裂路口跑去。路线她早就想好了，那边肯定有生路，否则黑胖子干吗要守住“四分五裂”之间的连通道。

周天师骤然出击，挺手中剑直扑掌教天师。在他认为，现在最大的威胁和阻碍就是掌教天师张传道，应该即刻解决。

对家的两个高手也倏然而动，各自转身纵步，齐齐扑向掌教天师。秃顶老头是此地身份最高的人物，他的死必须有个交代。要不然等门长到来，自己的后果会很痛苦。

关五郎、鲁盛义则跟着鲁天柳狂奔而去。俞有刺和篾匠稍愣下，随即也跟着奔了过去。

“咔嚓”“咔嚓”……连串的爆响，伴着这些响声而来的是地动山摇。只有鲁天柳知道这声音来自何处，只有鲁天柳能猜出是什么导致这样的巨响。

很简单，雁翎瀑下的圆石因为一个细小裂纹的突破口，在种子的作用下崩裂开来。而整个山壁因为有了裂开圆石这个突破口，在暗河水道、连日阴雨、泉水汇聚、泥石流流动的共同作用下崩裂开来。

石壁裂开后冲出第一轮巨流，曾将打伞无头人卷入深沟。但随即树

木和碎石堵住了狭窄峡口，巨流没能继续。到处汇聚过来的溪流泉水便快速在“玄武局”的山谷中积蓄。

当水位上升到一定高度，水流巨大的推压力将“八十四旗柱”中的某一根折断，断裂后的石柱撞在其他石柱上，产生连锁反应。在连串“咔嚓”声响之后，许多根断裂的石柱被水流推动着，一起撞向峡口这面的石壁。石壁破裂了、坍塌了，超过第一次十数倍的巨大水流挟带着石柱、石块、泥沙、树木直冲向外面的小镇。

更早遇到类似危险的是那些高手和“天生杀”们，专心斗杀的他们忽然发现草沟里有水了，而且越来越深，很快没过了大腿。大家纷纷停住厮杀，诧异地寻找水流的源头。

突然，左侧“百里草坡”顶上翻滚而下一道晶莹水墙，就像一根长长的水晶碾子，让人以为是天上河的堤坝垮塌了。紧接着草沟前方的弯子处转出一股咆哮奔涌的巨浪，浑浊的浪头像个怪兽，夹裹着泥沙碎石断木疯狂扑来。转眼间，草沟中的血腥荡然无存，只剩几个人扒在位置较高的地方喘着粗气。

“洪流改道，有地方泥石坍方堵住洪道了！”一个“天生杀”看出怎么回事。可话才说完，兜头一团水球把他砸到草沟中，他在湍急的洪流中沉浮了一下就没再出现。

剩下的人拼命往草沟上爬，翻过岭子，穿过藏了许多鬼脸兽子的树林，往没有被水淹没的小镇奔逃过来。

树林中的鬼脸兽子没有拦截，它们已经发现眨眼即至的巨大危机，全处于惊恐慌乱之中。

两方的人马在共同奔逃，边跑边急切地发着信号。他们都希望能马上见到自家人，然后带领自己逃离危险。

逃入小镇的高手和“天生杀”没见到自家人，反倒迎来了更为凶猛湍急的洪流。迎面而来的巨浪中满是碎石、树木、砖瓦、梁椽，这些东西已经把水流变成个巨大的绞磨机。并且随着巨流推进，绞磨的力量还在不断增加，所过之处全夷为平地。这几人没等见到液态的洪流，就已经被洪流前端推动的固体物撕绞成了碎片。

鲁天柳知道，现在的活路就是往高处走。他们刚刚走上一条盘旋而

上的路径，身后的房屋树木就全被抹平了。

快速爬上一段陡直的石阶，将洪流远远抛在脚下，鲁天柳这才停住。回头看看已无踪迹的小镇，再瞧瞧面前的老爹他们，心里很是庆幸。不过掌教天师没有跟来，他被三大高手围杀，脱身不易，现在只能指望三清佑护。

危险中不易觉察时间的变化，渐渐地，天色已经放亮，雨却没有一丝减小的迹象。

洪流在继续上涨，大半个悟真谷已经没在了水中。浊黄粘稠得如同稀泥的水流旋儿套旋儿，吞噬翻吐巨石苍木。虽然鲁天柳、关五郎、俞有刺都是弄水的好手，见此情形也不由地暗自发寒。这样的水中，连鱼都无幸还机会。

一阵怪异的“悉索”声从身后不远传来。同时传来的还有很兽性的味道。

无路就是死路！难道自己择的路径是条有活兽扣子的必死道？鲁天柳心念在飞转，她知道，遇兽扣后千万不能慌张。你动，它更快；你不动，它也不敢轻易动，除非得到指令。

“不要动，也不要高声！”鲁天柳小声提醒大家。

“闻味道好像是臊猴子。”篾匠轻声回了句。

“是吗？我瞧瞧。”鲁天柳极缓慢地转回头，目光迅速在浓密的杂枝灌木中搜索。

“啊！”鲁天柳的惊呼不但吓着了鲁盛义他们，也吓着了那些兽扣子。那是一个鬼怪模样的脸，花里胡哨的，一对滚圆的小眼珠正盯着她。

“样子像是海外才有的山魃猴，也叫鬼狒狒，不过体型比正常的要大许多。”鲁盛义走南闯北见识多，看那兽子模样便说出个八九来。

其实鲁盛义说的不完全对，山魃这种灵长类动物早在《山海经·海内经卷》里就提到过：“南方有贛地兽，人面长臂，黑身有毛，反踵，人笑亦笑，唇蔽其面。”《国语·鲁语》里也有：“夔一足，越人谓之山臊。”这些都是说的山魃。不过这里的山魃倒确实是海外引入，然后朱家高手将其进行杂交改良，使其体型更大，力量与速度也更胜一般山魃。

“这是布置在这里的活扣子吗？”关五郎瓮声瓮气地问一句。